七日談（北京篇）

獨佔·分享及其他

雲 德

近些年，美國政府為維護其國際政治優勢和科技霸權，連續出台包括《硬件技術控制多邊協同法案》在內的法律與政令，在禁止對華出售先進芯片與製造設備以及AI核心技術的同時，還不斷施壓盟友配合其技術封鎖。與之對應，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將高新技術武器化，主動打破技術壟斷，開源諸如GLM、Qwen、DeepSeek等模型，鼓勵全球開發者共同參與，以重塑全球AI治理規則、推動產業健康發展。這爭執，將人類歷史長河中始終糾纏不休的有關獨佔與分享的古老博弈，變成了一個新的引人注目的時代話題。

應當說，產權包括物權、股權、知識產權等有形無形財產的歸屬、使用和處分權的確認與保障，是社會進步的產物。在資源匱乏、生產力較為低下的時代，私有與獨佔是一種防禦性的生存策略，因為囤積意味着安全，類似美索不達米亞的泥板上刻着的人類最早地契，即表明私有觀念覺醒讓社會秩序有了基本的邊界感。十七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提出私有財產權先於國家存在的自然權利說，直接影響到十八世紀法國的《人權宣言》，以憲法形式確定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且逐漸成為當時多國共識。

不過，早期的產權概念，經常被狹隘地理解為不許他人使用的獨家權利。那時行幫普遍定有嚴苛規矩，許多工藝與秘方只能在極小的圈層內傳習，絲毫不得外洩，舊中國的家庭作坊甚至風行傳男不傳女的行規。雖保住了少數人權益，卻無情切斷了技藝迭代更新的可能，致使不少絕活隨匠人離世而消亡。這種狀況，直到工業革命後才得以徹底改觀。機械化大生產迅速打破了傳統技術壟斷的樊籬，有章可循的產權保護與轉讓，成為各國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制度。不僅強調維護個人自由、尊嚴和固有權益，激勵人們從事創造性勞動，並給予其成果可預期報償；而且還在產權清晰的基礎上，對授權交易中的責權利做出明確界定。既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帶來了合作便利，也極大推動了契約誠信的維繫和市場秩序的穩定。

雖然產權保護強化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神聖，建立起個人權利對公共權力的制約機制，但是產權保護的終極要義，決非鼓勵獨佔與壟斷。在現代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純粹的固守必然導致僵化，知識和技術不可能築起傳承禁錮的圍欄，沒有資金和技術合作的絕對產權獨享也不可能得以持續。文明社會需要在產權歸屬明確的基礎上，鼓勵形式多樣的模式包括智力或資金參股、技術轉讓或合作經營等，以期建立合作得回報、交易有預期的底層邏輯，通過制度性安排實現更高層次的技藝分享與財產增值。

資源與技術共享是現代經濟、科技、社會進步的基石。分享不是做減法，不是把別人的成果無償拿走；而是做乘法，讓資源與技術在分享中不斷創造新成果，進而實現可增值、可持續的更大範圍的社會共享。這種付出者有報償的分享方式不是簡單的給予，而是將自有產權置於與他者交易的平台上，在不取消產權歸屬的前提下，選擇更加適宜的授權與合作的路徑，重新定義產權邊界，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並未消失，而是獲得了海洋的遼闊。

環顧文明演進的歷史，人類跨越式的進步，多源於打破獨佔、互通有無。古代絲綢之路打開封閉疆域，以商貿互通、文化互鑒為紐帶，透過物資的流轉、技術的置換和文化的交融，讓不同民族的文明彼此滋養、雙向生長，成就了人類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話。科學領域的突破更是如此，牛頓分享力學研究、達爾文分享進化理論、一代代學者摒棄學術壁壘，公開研究成果，為人類文明的知識迭代升級、技術持續革新帶來了光明的前景。信息時代日益加劇的世界一體化進程，更加離不開資源、資金、知識和技術的合理分享與利用。產權保護守住了勞有所獲的底線，合理分享才是打開價值空間的鎖鑰。當前，各種專利許可、技術轉讓，為新技術落地於不同行業和企業，發明者和被授權人帶來持續收益；各類學術成果、科普內容、醫藥技術通過合理轉化，快速惠及更多人群，有力提升了全社會知識水平與公共福祉；分享與交流過程中，使用者的反饋幫助權利人發現缺陷、持續改進技術與產品，倒逼產權優化升級。所有這些，都成為放大產權價值的最有效途徑。

當然，數字時代的科技研發與轉讓，確乎面臨着許多更為複雜的技術難題。這裏既有馬斯克三大科技公司用極致的獨有而開創的商業王國，有開源社區的程序員們以「分享」來對抗蘋果與微軟的嘗試，也有中國為人工智能創造的質優價廉的詞元（Token）供給，更有維基百科的烏托邦式的操作實驗，大家似乎都在思考着同樣一個問題：處在一個人人渴望共享的年代，如何有效保護知識產權？如何在激勵創新且確保創新權益的同時，重塑新時代知識共享的協作方式？這是當下社會無法迴避且必須回答的嚴峻課題。

這裏需要特別強調，一個文明的世界和健康的社會，完全可以靠友好協商的形式、以嚴格的法律規範來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的堅實根基，同時建立起科學合理的分享機制來釋放且擴張產權應有的價值。讓產權在保護與分享的動態平衡中，兼顧個體權益與社會進步，持續激發創新活力。如果蠻橫地按意識形態劃線，用霸權主義思維對他國進行武斷且強制性的技術封鎖，既不利於國際交往，也有損於技術進步，更不能算作文明社會應有的文明舉止。

文明世界理應有更加聰慧的大腦，建立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和平友好相處的健康通道。誠若一個人只要跳出一己私念，懂得予人玫瑰，手中定有餘香；而國與國若能打破政治隔閡和技術壁壘，求同存異，則一定能在互信、互惠、互利中實現共贏。科技發展需要技術、產權增值需要市場，只要有強力的產權保護措施、受限的使用約束、合理的回報機制，定能確保知識產權在流動中不斷增值升值，為全人類謀福祉。找準了分享的平衡點，自然就能找到人類交往的永恆詩意。因為人類的文明如同一片森林，儘管每棵樹都在爭奪陽光，但樹下枝蔓的根系卻共享着大地無私給予的水分與養料。一旦風暴來臨，獨木易折，而能夠共享的森林卻可以在相互依存中傲然挺立。



▲十一月二日，首屆世界機器人登泰山大賽在山東泰安舉行。圖為一個履帶式機器人在參加比賽。 新華社

樂動京華，史詩的回響

——大型交響音詩《孫中山》北京演出回顧（下）

人與事

丘樹宏

原來，在我的家鄉廣東陽山，在廣大的丘氏族人中，流淌着與孫中山先生共同奮鬥的熱血。這種血緣與精神的羈絆，讓我對孫中山先生的敬仰不再僅僅停留在文化層面，更增添了一份家族的親切與責任。每當有人問我，為何對孫中山文化如此情有獨鍾、一往情深，我總會講起這個故事。這並非調侃，而是發自內心的認同。我是中山人，也是丘家人，這份雙重身份，讓我在創作《孫中山》時，筆觸更加細膩，情感更加真摯。

孫中山先生曾經到過北京三次，每一次，都是滿懷對中國的憂患和要改變中國的使命而來的，最後一次更抱着巨大的遺憾在此仙逝，彌留之際他反覆呼喊着「和平」「奮鬥」「救中國！」

而當晚，當音樂進入終章，旋律變得寬廣而明亮。我想，如果孫中山先生有知，他一定會看到這一幕。

他曾吶喊「振興中華」，那是一個在黑暗中摸索的民族最迫切的渴望。他曾描繪「建國方略」，那是一幅關於鐵路、港口、工業的宏偉藍圖，雖然在當時看來近乎烏托邦，卻蘊含着對國家現代化的深刻洞察。

如今，他看到了嗎？

他看到了新中國的建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結束了百年的屈辱與戰亂。他看到了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地，深圳、珠海、中山等沿海城市崛起為現代化的都市，曾經的香山縣，如今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節點。他看到了「一帶一路」倡議連接起世界各地，正如他當年所倡導的開放與包容。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國夢」的實現。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而是億萬中國人共同努力的結果。脫貧攻堅的全面勝利，讓無數家庭擺脫貧困；科技創新的突飛猛進，讓「天問」探火、「嫦娥」奔月成為現實；生態文明的建設，讓綠水青山重新回歸。孫中山先生當年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強」，正在以他未曾想像的速度和規模變為現實。

作為「孫中山文化」概念的首倡者，我深知，弘揚孫中山精神，不僅僅是紀念一位偉人，更是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從二〇〇四年調任中山工作以來，我將發掘和弘揚香山人文作為個人的重點，推動「孫中山文化」上升為國家命題，寫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這不僅是一級政府的決策，更是一個城市的文化自覺。

《孫中山》這部作品，是我多年心血結晶，也是我向偉人致敬的方式。它不僅僅屬於中山，屬於廣東，更屬於全中國，屬於所有懷揣夢想的華人。它告訴我們，歷史沒有終結，夢想仍在繼續。孫中山先生的精神，如同這交響樂中的主旋律，永遠激昂，永遠向前。

走出音樂堂，北京的夜空星光點點。我抬頭望向西方，望向香山的方向。那裏，紅葉似火，象徵着革命的熱情與生命的活力。我知道，明天，太陽照常升起，而我們將帶着偉人的囑託，繼續在「振興中華」的道路上，砥礪前行。

別樣莊園

英倫漫話

江 恆

時代在變，但有些人寧願時光倒流，如同英國的鄉間別墅，就不同程度地停留在英國人的記憶之中。

「那是一座宏偉、美觀的石砌建築，矗立在高地之上，背靠着樹木繁茂的高山；前方，一條自然形成的溪流奔湧而出，卻沒有任何人工痕跡。河岸既不正式，也沒有虛假的裝飾。」這段話出自簡·奧斯汀的著名小說《傲慢與偏見》，描述的是歷經了數百年風雨的彭伯利莊園，它是很典型的英倫鄉間別墅，幾乎每一塊石頭都藏着故事，給讀者展現了一個象徵奢華和地位的世界。

有英國文學研究者考證認為，小說中的彭伯利莊園，靈感來源是現實中的英格蘭德比郡的查茨沃斯莊園，該莊園由昔日德文郡公爵居住，迄今已有四百多年歷史，建築風格洋溢着攝政時代的優雅浪漫。而二〇〇五年上映的電影《傲慢與偏見》，選擇在查茨沃斯莊園取景，在觀眾心目中進一步坐實了它就是彭伯利莊園的原型。

如果說彭伯利莊園是來自於文學虛構，那麼坐落在薩塞克斯郡的上園別墅（Uppark House），就是真實存在的，並被稱為該郡最優美的鄉村宅第之一。漫步穿梭於上園別墅的各個房間，可以看到細節生動、具有喬治王朝時代藝術風格的華美室內陳設裝飾。還有作為英國首相的鄉村官邸而聞名的契克斯莊園、維多利亞時代建築典範的休恩登莊園，以及邱吉爾故居的布倫海姆宮等等，都沉積在歷史的歲月之中。

不論真實還是文學虛構，鄉間別墅顯然是英國人懷念舊日時光的最佳載體。正如作家詹姆斯的《中產階級史》一書中稱，這是許多中產階級心中的「世外桃源」，當漫遊者兼著名田園詩人切斯特頓被問到為何如此「珍視」它們時，他說，這源於「渾然天成的屋頂和磚牆秉直的脊樑，似與田野山林和諧交融」，這就是這位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內幻想的「伊甸園」，曾陪伴他度過一個又一個夏日假期，承載了所有的「美好與不朽」，也是喬治·巴特沃斯的《綠柳岸》和沃恩·威廉斯的《田園交響曲》的神奇韻律再現的英格蘭鄉野風情。

不過，在英國作家喬治·威爾斯眼中，這些鄉間別墅所承載的既不優雅也不浪漫，他的母親曾在上園別墅當過女管家，年紀尚小的他作為局外人，親眼目睹了另一個揮金如土、紙醉金迷的世界。他愛上別墅的優美景觀以及向周圍蔓延擴展的綠地，但最終也憎恨上別墅在更廣闊的世界裏所象徵的不斷擴大的社會差別。他的小說《時間機器》，就反映了別墅生活的經歷和感受。

正如作家尼克·錢納在《走進大文豪的家》一書中寫道，上園別墅是時代的縮影，它體現着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分化、道德複雜性和龐大的特權階層，也反映出一種已經消失的生活方式——周末別墅宴會，特權階層優雅的日常生活，以及住在樓梯下代表底層的傭人。在威爾斯看來，維多利亞時代的別墅生活顯然被浪漫化了，就像簡·奧斯汀小說中的莊園那樣，於是他揭露其虛偽性，批判別墅生活的「田園詩意」實則是寄生性的墮落，如英國鄉間別墅的貴族沉迷享樂，脫離勞動等。

類似的作家和作品還有很多，比如福斯特在《霍華德莊園》中批判階級流動的虛偽性；狄更斯在《荒涼山莊》中批判司法體系與貴族體制的腐朽，別墅作為權力腐化的溫床；伊夫林·沃在《故園風雨後》中批判了別墅作為信仰與墮落的戰場，以及石黑一雄在《長日將盡》中批判了貴族別墅服務文化中的自我欺騙與帝國幻滅等等。

實際上，威爾斯的預言性批判在二十世紀得到某種驗證，人們見證了鄉間別墅的衰落，兩次世界大戰後，許多英國別墅被徵用，當作學校、療養醫院和戰時補給站等用途。

例如，查茨沃斯莊園成為彭羅斯學院女生的住所，而她們的學校本身已被食品部徵用。空軍部則徵用了休恩登莊園，那裏有一百名工作人員為空軍繪製詳細地圖。到了戰後，被徵用的別墅在歸還時往往已破敗不堪，有些業主將其拍賣，而有些業主則全部出售，這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

黛西札記

李 夢

秋遊武夷

秋意漸濃，趁假期，往武夷山小遊。晨早抵達，山巒輪廓於晨霧間若隱若現，宛若剛剛落筆的水墨，濃淡相宜。

宋代理學家朱熹曾在福建武夷生活四十餘年，其《九曲棹歌》開篇即是「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寥寥數筆，已點出此地山水的仙氣和靈氣。九曲溪畔，「武夷第一峰」大王峰兀然聳立，將軍一般氣宇軒昂；隔水相望，有玉女峰亭亭玉立，嬌俏多姿。傳說裏，大王是凡間治水的英雄，與下凡的玉女相愛，卻被鐵板怪狀告天庭，兩人被斥，化身一高一低兩山峰，隔河遠望，相愛卻不能相守。王母可憐二人，賜玉女梳妝鏡，可憑鏡面倒影遙望愛人，是為兩山之間的一巒，取名「鏡台」。大王、玉女、鏡台、鐵板，抑或曬布岩（仙掌峰）、天遊峰種種，這些溪水流經的山巒碧嶂，層層疊疊，乘竹筏穿行其間，山色暈染如長卷徐徐鋪展，真真宛若仙境，不知天上人間。

來武夷，乘竹筏遊覽山水是極富儀式感的一項行程。竹筏行程最好在清晨，日光初現，晨霧若細紗般輕攏，筏子輕盈浮於水上，槳聲欸乃，從九曲至一曲，一彎一彎沿溪流繞行。兩岸丹霞崖壁或如屏風、如筍，或如巨龜探水、仙翁醉卧，形態各異，左右顧盼。岸上偶有歇腳的白鷺，原本靜立在那裏，忽地振翅，迅疾掠過水面捕食水中群魚，驚了水，也驚了魚。時動時靜的，讓這一卷山水十足靈氣，也讓身在畫中的人們如醉如幻。

入夜，觀賞張藝謀導演團隊打造的《印象大紅袍》實景演出。秋風微涼，人微醺，而當燈光亮起的那一刻，一片片的山和滿溪的水都成了舞台。相傳明代有位書生赴京應考，病困於武夷，得當地人奉茶救治，終榜上有名。書生歸來謝恩，將身上紅袍披於茶樹上，這幾株茶樹便得名「大紅袍」，茶香救人於疾疫，聲名便這樣流傳至今。《印象大紅袍》演出設計的三百六十度旋轉坐席，載着我們從古代仙俠傳奇到現代以茶會友，武夷的山水、故事與這一盞盞好客的茶，全在這夜色裏交織成一場如詩如畫、虛實相生的夢。水霧瀰漫，光影流轉，茶湯一注一收，皆是禪意。

美景入眼，茶入心，武夷之秋，予外來人如我一身的清潤，可在此後的日子裏，慢慢回甘。



◀乘竹筏遊武夷山水。 作者攝